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

江陰李詡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為猗狢蠻、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辮粧為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捲髮、孫鎬齋先生漢、為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四川徼外倮倮、倮俗以六月廿三日為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肉生為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爁身、或鬚髮衣服俱焚者、以為禳一年之災、

朝廷端午賜京官官扇竹骨紙面俱綵縧一條畫翎毛不工五色

線編者鬚綵杖二根長尺許艾虎二幅紙方頭作虎形五色線纏繞艾虎尺許俱畫

虎并百脚諸毒虫

在邑湯大理公沭慶見　至尊於

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沭獨

多二字一曰存敬真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

篆書泰作太皆

恭穆獻皇帝御筆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暨陽本中使尹

西行餞者圖為册陽孫氏所得徐蕪山館手

孫親見之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名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張藻仲有題蕭山縣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為蕭山尹者耶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地分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

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剳曰有食其内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弃其内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為題父故效其體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卧字暖字

乾清官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長五丈濶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

惡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做責罰尚二百七八十人甚劳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體則衆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魯南沂云

慶成宴　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啟盒出錦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

擎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衆朝
臣跪　上酒三杯畢起　上乃言曰衆官人
坐光禄官張幄迓中治具上饌有樂衆隨之
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箍上下揺擊名響節
以鶖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
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為屋以覆之其
樂辭
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繞快活等語樂器多胡

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婺源汪玄錫為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答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此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咲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一可咲、一箇皇城兩箇霸二可咲、三可咲、四可咲、四箇主事都擡轎五可咲、侍郎打得尚書、咲、顧頃壽六可咲、翰林院官畫外調七可咲、郎中貟外改科道、八可咲、駙馬換箇現世報謂謝某寡髣九可咲、十可咲

今上一日見蝋行地、問何物、内臣以蝋對、取看、

背有字曰桂蓴張璁、驚求其故、轉相追究、乃
太監崔文所書、因知言二人横行也、文謫南
京、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歳錢大任堪自成都漕
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侵
尋八年因箠妾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
陰尉未及赴而卒
劉文安公呆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
艮齋、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

親友醵金、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亦姓劉也、生公兄弟三人、寅之湖廣參議、又一鄉貢進士、俱賢貴、後父卒、

英廟時、有奏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卒以外田留得脱、此事亦駭人、使非外田留當何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子、號救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婿配之、女執意侍巾櫛、乃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醵金以娶、生三子之説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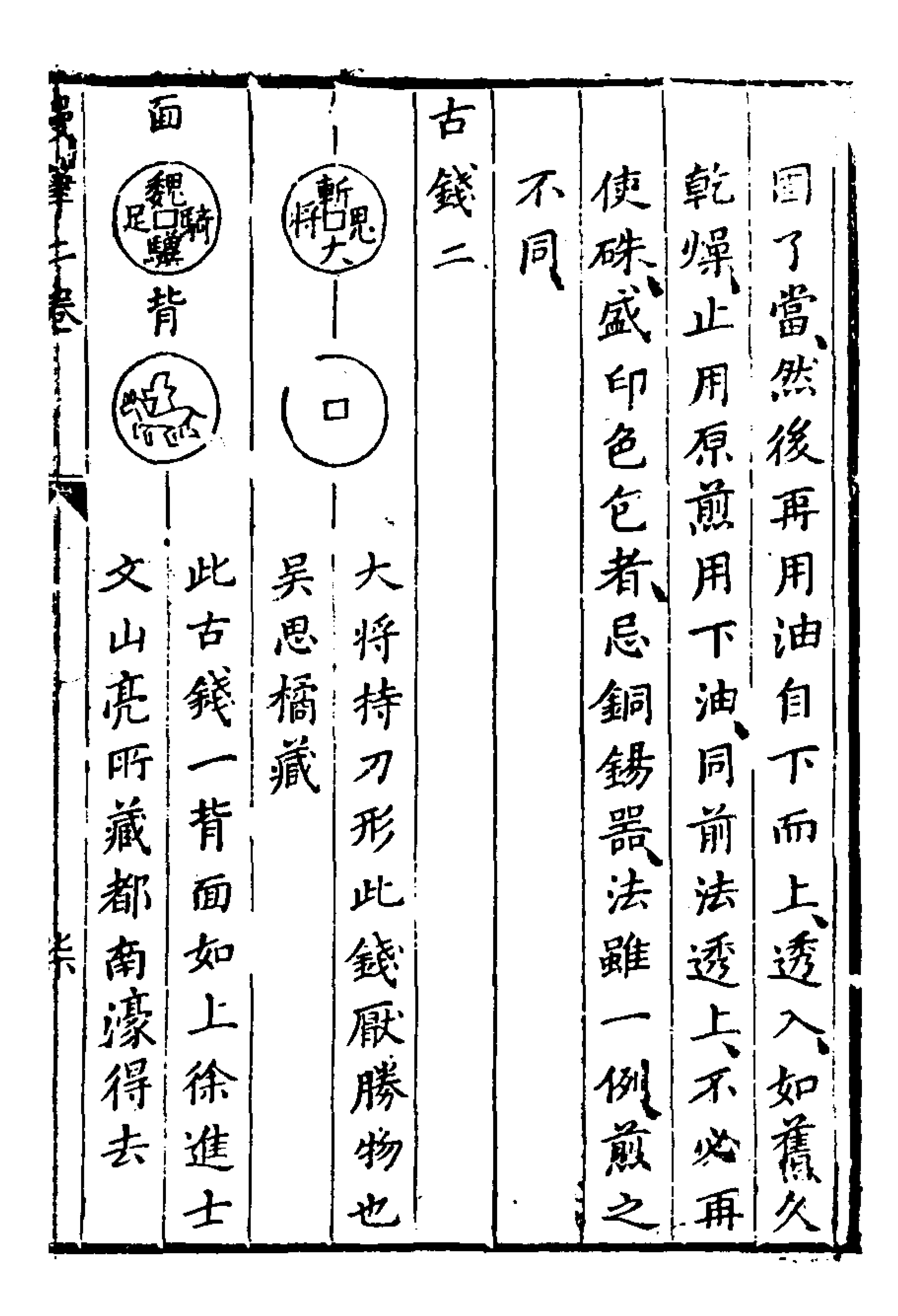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
玉永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

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
八功德水（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在

孝陵墻內寺僧於沿墻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
水旋繞而過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

崇化寺梅花水甃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
巖石間相傳水泛起泡皆成梅花後為寺僧
葬侵地脈今則無矣（絳州鼓堆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與琵琶街類）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麻油或菜油。不拘多少。用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蓖麻（以油一兩為率用七粒去殼用白肉搥碎以試油之生熟熟則麻黑而浮）川椒（隨用不烓）明礬（為末隨用不烓滲）蜜（少許不滲）猪牙皂角（些少搥碎不化）藤黃（待油冷過一宿磨在油汁中和入油內則鮮明而不變）右件入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油色微黑。蓖麻焦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絹袋濾去柤。先取一兩銀硃。杵細。用油潤過。或用細艾。或用軟鷲翎或竹屑木屑拌勻。硃入勻絹袋縫



圓了當、然後再用油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乾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使硃、盛印色包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不同

古錢二

大将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

吳思橋藏

面

背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

文山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金 水泥（淡黃色） 魚膽青 碧（綠或云洒普泥） 馬蹄兒（青者）

（色頗淺淡亦光透遍身多細紋如毛言此非雲南所產工不易為出自外國）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邊上側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衡與東坡善葉石林避暑錄載其造墨事）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柱到底縫直如線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末入場前、家人門首

掃街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軟纏繞其足驚脫而去乃宛轉梟入鄰家門內復出須㬰進唐家霍然升天一虹蜺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己丑春會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浸塘劉宰有二碑記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

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ᘐ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田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ᘐ◎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罍字作罍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嘉靖九年三月聞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間房大皆磚發券者若混堂樣底亦鋪

磚有麻布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

之氣俱觸滅或云尚有石門闇內有聲不敢

扣縣官恐惑衆命塞其穴或又云有青窯器

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三方竈大抵青山

為干將鑄劔之所此其跡歟王槐亭来言恨

不及親見云

鍾山江隂侯守墳户朱龍家前室懸一紙運燈

上有篾作寶盖空環六瓣如梔子花形燕巢

正當交紫處虚中亭亭往来度食揺蕩不定

比之巢幕尤危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
間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一者
腹已餓方進口正飢即止用補胃脘所養中
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　二者
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
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
賦稟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豊越於常分之失

也。食養六要。食品無務于殽雜。其要在於專節。食味無務於濃醲。其要在於淳和。食料無務於豐贏。其要在於從儉。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饑飽處中。物有形質變異者。如獸有岐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鷄四距之類是也。物有形色變異者。如白烏玄首、烏鷄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

類是也、　有形色無異其肉変恠者　如落
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
自動之類是也、　有皮肉無異、腸臟変改者、
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
孤之類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
反過口而害人者　如鮀魚同灰肉食之殺
人、羊肉同鱠酪食之害人、羊肝得生椒、破人
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　有一物常食
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　如鱠生

同酥乳食之变諸虫鼈肉同莧菜食之還生
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虫猪羊以桑楮
柴煑食之亦成寸白虫是也　有犯日辰所
禁者　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
日不食諸五臓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
命所属肉是也　有犯時月之忌者　如螃
蟹八月已前臘脩四月以後麞鹿麋肉四月
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冊賜孫七峯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

人趙興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
恠異口有牙即能嚙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
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滚湯沃之縛埋園後
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
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
斃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
正其時也此徐燕山所記
余邑太平鄉善村地方得白鸚鵡詳見于獄中
徐燕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

飛鳥醜翼同翩翩烏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
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為瑞自古罕見珎流
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
蹠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
至此樹有鸜鴿巢其巔破巢探鷇衆鶵墮四
黑盡斃遭隮躝一鶵白者幸生致況獨在水
如良緣笥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捎
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閒從昻
第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綿羽毛觜爪無異

色純華王質非雕鐫對之三嘆美榮遇但願寶愛加拳拳日當七夕方剪舌期效鸚鵡通人言主人此意已不淺採薦有日須朝天君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出關為賦徒遷延人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高賢禎祥見世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聖明在上值嘉靖秉筆為記庚寅年 雍正元年五月余往陸慶家見有此鳥不知何年之同傳于屋頂來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鷄嘴足皮毛純全者佳重數斤能治疾金壇于鶩擅江南之美飼養

有法色白而肥嘗問虞知州逋菴云鵞性好
潔稱穀淘淨水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
市無鬻者士夫之家以此為待賓上饌
别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
褚本多謬畧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
連　和字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
小字不連、稽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
是乂　賢字上又字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有崇山二字　峻字

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是點　俏字

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字

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

撇　然字大無反筆　不字旁縫有僧字

將字點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

筆　盡字豎不迈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

筆　文字上是點　晉史逸少傳無曾字因徐僧權用名字小印押

繞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曾字脫落增添此字耳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憲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

祓禜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閳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王帛萬國干舞巳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遷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揉此萬邦五百里釆五百里衛外包

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真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劉華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頗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畢終難收於士論洪容齋嘲舊有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靨因觸類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

過比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絶地天通天地人進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絶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郇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

柰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應聲曰、侶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侯、遼使三光日月星、東坡即對以四詩風雅

頌、王荊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啟、天啟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荊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荊公以王籍詩中、鳥鳴山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東坡嘗手題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

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真誥玉條脫事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中又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巧在彀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多不可枚舉

聖上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　御奉天殿
傳　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群神暨宗藩
先王而遼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
後九年秋毅齋長子甫學余與亟也出謄黃
御製祭文詡幸觀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七日
癸未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　七世叔祖遼
簡王　六世叔祖遼肅王　五世叔祖遼靖

王　四世叔祖遼惠王　三世叔祖遼王
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實切
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
知尚饗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
朔初九日乙酉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　七世叔祖湘
獻王　曰　同前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
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儈者鬻

之紿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目失明由是落軍籍為民儈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守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還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嫌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

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
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
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
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
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
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
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嘗帥里人修之。
弃家處其中。不復為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
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甚儲待皆

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肆。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豈中。張氏自濰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

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候火。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輙数月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為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為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耶。聞

其風者能無作乎歸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為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慶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業文從第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一寫艤槎亭記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所撰東安唐肅為江陰張瑄謹錄乎會稽讀

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蕪山充所藏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覆姓三十以趙為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覆姓、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于一本作鮮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一本有鮮于閭丘四字

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湊斷句、余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脚虎之類、末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畫包成謎、至百家姓覆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閭人令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閭丘澹臺、胡毋梁丘、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

孫羊力、第五五鹿、主文太史、漆雕禿髮獨孤
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
何謂、漫志於此、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埜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
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
清貞庶不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

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談苑云千字文
題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
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至唐
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程參
之考古編又辨其非引興嗣傳云勑制寺碑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爲鎭王雨舟、官廣西時得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爲文葬之、初取時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雨舟有君子堂日詢手鏡備載廣西横州風俗物產、甚可觀横州舊合浦郡也、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連抱七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盈斗矣、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屠人家、欲宰一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

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
食、以線縫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乘經過、親
見、時在大忠寺、候　朝廷田文、未知如何、
司禮監掌印太監、　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
議之、稱閣老為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
不敢馳閤下甬道、相傳
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
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
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誥

者、則出户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
南京觀選妃、朝廷不欽差内臣、分遣行人
勅禮部委官郎中張時徹、主事某、兼御史
馮恩、在舊王府選、當日三山街、内橋諸處
皆把絕行人、隨地方擡至、西華門下轎、惟毋
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口、原轎俟候擡歸
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為嚴謹云、十二月

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取六人、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唐宋、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一也、今鄉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太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月十二卷、勅自今以後、放榜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並列之、由是趙傪削去俊秀、故曰進士登科記

葉石林燕語曰、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

霍端友牓、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
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録、具生
月日時者、叙齒也、又書考命、時考官有善談
命者數人、安日使諭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
過矣、按今録刻所試文、為程式、具名次、是唐
遺制、殿試者名曰進士登科録、具生月日、不
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酌用之者也、唐進士張緈漢陽王柬之曾孫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

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

馬鎮徐栢亭元穀家、佛堂前懸一木鸜哥香薰黑色、每用應時、隨方而轉、甚爲奇異、西觀承道士月梧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罷敘飲、共卓、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尾杯於卓上、忽冉冉移至承前、衆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栢亭有疾、竟不起、西觀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不誣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

自四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
月堂徒孫某、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
其地、欲叅無量壽佛道場至横州、其僧皆有
妻子、娶婦與平人無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
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童以符水救患云
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至其地名小龍山
神果附朱氏童、兒體對之大哭云、孫孫何為
至此、遍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究
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

可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俱不答云、此聞之於嘉靖十年九月間也、

辛卯科新中舉人、竇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録、誤刋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洲縣呂濳、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衆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一鬼扯

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来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即呂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為計、當送取卷、因携此卷呈主考、蕭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数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為也。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黄

虎入城、進至大市、驚跳并傷死者頗衆、當時被獲、次日解府、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凈身入宮、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為京衛武學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

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月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

辛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余家先世、籍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為多
文恪之行、傳于　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
知者稱為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
摘諸先達所撰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
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
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
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受父命僦居常之江
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穡、得粟布躬負
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

一邑。咸為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墨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傅霖雖括韻語。然辭約義隱。註者弗一。廼裒諸家言。附以已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

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

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

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數荅同

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

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

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

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刧重辟一訊知其

冤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

宋公禮、代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群至、衆皆懾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為弗及。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公純。同日論薦。即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庸可

槩入重比以失　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蹟之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數歷既深清介孚于遠近　勅命貤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吴文恪公時為監察御史撰小傳係節文

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而絶之亦嘗為酒所困感友古黄先生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内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

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
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
酬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
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
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
以名教為重。奚恤人言。海陽計嗣書傳後　有告儀
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冤。覆勘
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有室女無夫而
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而逸。女之母

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尋後于隣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　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飲於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刼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縶懼拷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

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　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

交阯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於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户孫恭所、千户與卒干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户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户得生、則死者啣冤、遂正其故勘之

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遞偷、洵河西務、夜刼客、其中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刼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覧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為盗、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盗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為有司所忽、

有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
蹴踖而加畏聞特酒殽致餽欲以微覘公意
而繼以贄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
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府
右長史周忱書傳後
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
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
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忘道既見民驚
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
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

罰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
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
例罰工作。忠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
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為工
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
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書傳後　嘗承
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為籍
吏胥緣為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忠道閱
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

既撥。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柰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齎券鬻其田。曰柰老何。曰。病。即死耳。略無慼容。送焚黃序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此見陳潮溪新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

影移文云、為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為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徵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關邪崇正一大助也、業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國初高太史季迪啓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
詩名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
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
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
詩木緑曲韻時太史一愿稚耳衆易之侍立
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
綠踰垣為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
驚異延之上坐特為書于圖諸老為之擎肘
自是名益重云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飛朱文

敎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傳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諺管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枉巳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

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此載扶風馬總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於今本者不録今録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雎雍雎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慶士傳序
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
若其死　桓寛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
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
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
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

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愼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

太祖國初嘗删國人冦讐反覆易位等數章不

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俞文豹吹劍録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國覇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

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亨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遠祖齊

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賢之、愚謂敵恵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讎之可復耶。公羊倡為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

○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

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爲鑒戒者詠爲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樓曰雨鈴曰艮嶽曰天魔凡八首

釀成平地湧如泉。香掐瓊濤可運船。彌望糟堤應十里。咲看牛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還。何事宿醒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

傾宮瓊室倚高臺。北里霏霏樂未迴。祖訓風懲渾不解。民罷版築重堪

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華國還迎美女來寶玉
自隨烟燼盡獨留荒阜何蕭蔡　重勞萬姓
事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緣底事
波沉平陸怨羅民魚龍抱恨歸潭底風雨無
由問水濵自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
心　金鑄玉勒侈東封羽蓋鸞旂萬里同慱
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璧已先逢鮑魚載臭
遺千古貔虎徒勞戰七雄何事斯高猶矯詔
咸陽一火盡成空　錦纜牙檣下汴州春風

三月廣陵遊司花倚咲終成變焚草藏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巳荒丘當時只有長堤在栁自青青水自流　鼙鼓漁陽厲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覆轍雨鈴猶自嘆郎當色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

艮嶽天開近法宮緑華紫石畫圖中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都隨王氣終花石有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知五國城頭

望。白、草、黃、雲、杳、莫窮。　高戴牙冠翠袖長、錦纏珠絡艷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閒倚三千月殿粧、曾是宴安懷鴆毒、祇緣袵席失苞桑、翠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葉文齋之番作也公工詩辭手抄書幾千卷錄此以見一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也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

損而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
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
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財。山谷送張叔和
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也。所
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
為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
賢行狀、沙門惠遠、初為儒、因聽道安講般若

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雹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為東林。因號其殿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昺、曇常、惠叡、曇詵、道敬、道主、曇順、凡七

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脩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

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嵒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嵒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横為長雲蔽覆樹胥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

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嵒之外遊行而来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昺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嵒中為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床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騷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

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嶽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鋏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置茶鼎又一岩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

人坐而擎拳者、道昺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側、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挽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雄視捉巾缾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

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為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憩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齒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為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閱圖恍然若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

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釣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忽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徃來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絕倒。遠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狀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

前烟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
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為從兄。寶山林莫
逆之友。為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
居寢飫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
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
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
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
試春闈。親見聲名㶏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郃。

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何碧天飛。題下註氏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為吳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為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二。籍誤以二為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亦無窮矣。有不得棄

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悲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著、（著王千户名）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来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惟義之勇、雖椎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椎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

嘉慶丁卯六月[illegible]澍明之[illegible]
時年九十矣[illegible]

翰林學士王文炳所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